以理想之花,扎现实之比壤

高二16班 刘颖

“人生有如一股奔流，没有暗礁，就击不起美丽的浪花”。罗曼·罗兰有言如是。若把理想比作奔流，把现实比作暗礁，当两者相遇，定会产生绚烂的烟火。且以理想为花，扎现实之士壤。

理想来源于现实，却又超脱于现实。面对现实，张爱玲恣意的宣扬：“出名要趁早啊！”不迎合，不遮掩，坦坦荡荡又自信无比。或许她早已预料到繁华背后的苍凉,但面对现实的坎壤,她始终坦然,“点之岁月漫长,然而值得等待。”她是民国时代河里缓缓流淌的一朵超脱凡尘却开得灿烂的莲,也是沉没于无名山谷里一颗悄无声息的石子。辉煌也罢,落寞也罢,她始终是超脱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典范。是以我们能够看到现实中更苍凉,更直击人性的一面。若小无现实七壤的栽种,理想之花又何以悄然绽放?

理想推动着现实,却又阻碍其走向极端。遥记国士袁老曾将毕生理想凝比为二：其一，乃禾下乘凉之希冀；其二，乃推动杂交水稻覆盖寰宇之宏愿。最是难忘60年代，饥荒之难席卷华夏，饿馁遍野，何其惨哉！若非袁老领军,三九严冬,步履不辍,三伏酷暑,志意犹坚,历十年坎壤,终成杂交水稻之盛果,又何来今日一国之海晏河清?“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”村上春树有言如是。面对现实的压迫,他不曾退缩,也不曾怯溺,是以我们感受到了理想实现后更温柔,更美满的幸福,若无理想之花的绽放,现实士壤又何以增添一抹温情?

揆诸当下,理想与现实绝非割裂关系,而是相互联系,相互映衬的。试想若无中西文化相互曲解的现实,又何来许渊冲先生“使中国的美变为世界的美,使西方的美变为中国的美”的翻译理想；若无邓小岚老师引领大山中的孩子们走出去的理想,又何来冬奥会舞台上童音响彻夜空的现实?“风起于青萍之末,浪成于微澜之间”,当现实与理想相遇,碰撞出的火花炮烂又夺目,照耀在人生的旅途中。

在《倾城之恋》中,张爱玲道出了“与子相悦,死生契阎,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——这不正是她期望的现实吗?这不正是她在遭遇现实磨难后,用以支撑生命与心灵的理想吗?

当逝去的现实被纳入漆黑的她下士壤,理想则已凝成了剔透的白花。且以理想之花,扎现实之土壤。